

貪天之功。以爲己力

護國之役梁啓超扮演的角色（二續）

李宗黃

梁啓超之奮身參與護國之役，在他一辈子的政治生涯裏，不失爲光明燦爛的一頁，而且，以他當時所具有的號召力和影響力，對於全國討袁士氣民心的鼓舞，確曾發揮了相當的力量。在國際輿論和對內宣傳方面，梁啓超的功勳是不可磨

滅的。同時，岑春煊和陸榮廷，乃至龍繼光的加入討袁、獨立行列，梁啓超居間聯絡，分別斡旋，自也有不少功勞。尤其他冒險入桂，隻身抵穗，就一介書生而言，那也需要莫大的勇氣。至於在他的領導之下，進步黨的重要份子冒險犯難，奔走四方，促成全國反袁力量

的大團結。凡此種種，都是梁氏一生之中，值得大書特書的光榮事跡。至今我猶以爲，當護國之役進行時期，梁啓超對於國家民族，實有相當的貢獻。

問題在於袁氏退位，以迄憂憤致卒之後，在那一個階段裏面，梁啓超的若干表現，由於其過份熱中政治，迷戀權位，難免就逸出了常軌，而令人扼腕與嘆，頓足太息。而梁啓超與唐繼堯的合作，自此也出現了裂痕，產生了歧見，終於鬧得頗不愉快。這也就是往後梁氏著書立說，講學

演講，不惜以九牛二虎之力，對唐繼堯大肆抨擊，不留餘地。尤其有計劃的歪曲史實，圖以壓抑，他反覆申說雲南首義是由蔡鍔爲主動，居首功，然後再引蔡鍔的功勳令譽爲他自己、康有爲，乃至進步黨人所攬有。其於民國二年即已高揭討袁義旗的國父孫先生、國民黨全體、唐繼堯和護國各軍的勳業，則一概予以抹煞。這不僅有失於公允，而且動機、手段，亦屬卑劣之至。如今事實揭佈，真相公諸於此，即可證明是非公道係在人心，當年梁啓超之所爲，不過心勞日拙，遲快於一時而已。

唐梁失和，梁啓超「貪天之功以爲己力」，特意崇蔡抑唐，是爲一大因素。然而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，討袁勝利，護國成功的那一段時期，梁啓超祇顧私利而置國家大局、春秋大義於不顧，他的諸多作爲，乃與持正不阿，愛國愛民的唐繼堯氏，發生了正面的衝突。至於梁啓超對於唐繼堯的不滿，可說由來已久。當他間關入桂之先，時在上海，梁啓超頗欲大元帥自爲，命我電詢唐繼堯的意見，唐繼堯說明理由，加以婉拒，



本文作者李宗黃先生任廣東江防司令時攝。

梁啓超即已惱恨於心了。所以當軍務院之籌設，梁啓超就利用近水樓臺之便，搶先一步，提議以陸榮廷爲撫軍長，而以他自己副之。當時唐繼堯則謙沖自抑，恥言功利，作無可無不可的表示。但是護國各界和首義之區的雲南軍民却大爲不平，紛電肇慶，對梁啓超嚴加指責，令他難堪。梁陸因自身理屈，又見衆怒難犯，祇好聽由各軍選舉，改撫軍長爲唐繼堯，副撫軍長爲岑春煊。那一個過渡時期的臨時名義，並無若何了不起的競爭價值，但是有梁啓超在其間推波逐瀾，居然就發生了毫無必要的風波，因而使唐、陸之間生了矛盾。往後滇、桂兩軍在廣東爆發大戰，鬧得廣東元氣大喪，便是此一矛盾所生的惡果。

護國三傑戮力同心

唐梁之間最重大的一次意見分歧，厥在袁世凱死後，唐繼堯將軍力主恢復約法、召開國會，懲辦禍首，一舉掃除帝制餘孽、北洋軍閥，不但再造共和的偉大事業因而得能獲致最後勝利，全面成功，而且予中華民國以政治清明，人民安居樂業之機。唐繼堯的主張倘能實現，不但民五到民十六年的軍閥割據，內戰頻仍的大黑暗時期可以避免，我們國家也不至於鬧到共匪竊奪大陸，樞府播遷臺灣的這個局面。但是梁啓超之流急功近利，忙於火中取栗，因此極力催促撤銷軍務院，俾使段祺瑞「從容組閣」。梁啓超的目的，不過是在徒有虛名的北洋內閣中的進步黨人換取幾席而已，然而他却使全體同胞，乃至於後世子孫，付出了慘重的代價。

就爲了這個基本原則上的大問題，唐、梁電訊往還，反覆辯論。護國軍之役因國父的倡導，雲南的首義，和全國軍民的犧牲奮鬥、義不帝秦，終於獲得輝煌的勝利，然而梁啓超却反而向已敗的敵方請款，代已敗的敵方奔走呼籲，使其順利組閣，再施暴虐統治，進行武力統一。眞乃是天下少有的惡劣悲劇。

這一場論爭持續到七月十日，梁啓超迫不及待了，他採取雙管齊下的措施，一面向唐繼堯等下哀的美敦書，一面逕令其黨羽加入段祺瑞內閣，造成既成事實，令唐繼堯無可如何。七月十日梁啓超致電唐繼堯等，文曰：

「冀公處電，擬正式閣成，始撤軍院，固屬正辦。然新閣恐甚難產，現危機四伏，似不宜久留此空名，以資口實，望當機立斷。超蒸。」

唐繼堯獲電後知道已無可爭，於是通電撤銷軍務院，將政權歸還大總統及國會。北洋軍閥禍國殃民的連臺好戲，於焉閉鑼。

筆者有幸，承唐繼堯將軍之命，和梁啓超先生共過一段大事，頗有多日盤桓，對於這曠世奇才、一代學人的印象，誠如前文所謂的「學識淵博、見解超脫，言談雖稍嫌不訥，態度却極爲沖和」。梁啓超先生胸懷大志，感情豐富，有過人的才華器識，唯害在野心勃勃，見異思遷，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。辦事沒有方針，做人不見準繩。他曾在他令媛梁令嫻的藝術館日記上題詩一首，詩云：「吾學病且博，是用淺且蕪，尤病在無恆，有獲旋失諸。百凡可效我，此二無我如！」

由而可見，梁啓超先生畢竟也有自知之明。

因爲唐繼堯和梁啓超間的許多矛盾歧見，恩怨怨，影響所及，當然會妨礙得唐繼堯和蔡松坡兩位先生的私交公誼。護國軍事初起，唐蔡之不分彼此，如手如足，通力合作那一份精誠團結的氣象，令所有在場的人，無不深切感動。然而曾幾何時，意見不一，隔閡日深，肝膽相照的同志好友居然反目成仇，及今言之，猶覺惘然。因而願爲「談護國之役中的唐繼堯、蔡松坡、兼及李烈鈞先生，其中若干史料，猶可補前文之不足」。

當蔡松坡先生在四年元月十九日抵達昆明，趕上了雲南首義第四次會議，然後便與雲南將校歃血爲盟，誓討袁賊。雲南首義主要人物，自以唐繼堯、蔡松坡、李烈鈞、羅佩金、黃毓成、殷承瓚、趙又新、顧品珍等最具威望，克享盛名。其中尤以唐、蔡、李三位爲天下物望之所歸。唐繼堯氣度恢宏，深沉堅毅，蔡松坡智勇雙全，嫻於韜略，李烈鈞才氣縱橫，驍勇善戰，因此時人乃有「護國軍三傑」之稱。

三傑俱爲日本士官同學，又曾共事多年，一般的有澄清天下之大志，於是獻身革命，同爲辛亥開國元勳。當年三傑戮力同心，共舉義旗，實在是民國史上的一段佳話，宜乎千秋萬世，長傳人間。當出師計劃，都督府組織條例、各總司令部服務細則等全部訂定。會議席上，即曾有人建議設立臨時元帥府，推唐繼堯任臨時元帥，並且召集省議會，作爲未來的臨時總統、臨時國會之雛型，奠立臨時政府的基礎，以與北京袁政府相

對抗。當時，唐繼堯不以爲然，獨排衆議，他說：

「雲南首義在求實力以倒袁，不在以空名而嚇袁！對於各省，則在以大義激發，而不在以崇稱號召。如今遽設臨時元帥名號，固不論袁賊老奸巨猾，不爲所搖，即其他各省欲表同情於我者，恐皆將以地醜德齊，不甘受制，從而灰其響義之心，而聽我孤軍與袁賊戰，則大事敗矣。依堯之意，將軍巡按使名義，自應廢除，（因爲那是袁世凱委任的）。而臨時元帥名號，亦未可採用。不如比照民國前案，仍稱都督，以爲一省之統治機關，較爲妥善。」

唐公與民國共存亡

唐繼堯都督以大局爲重，不計名位，薄大元帥而不爲，曾經獲得在場人士，一致讚揚。於是便由雲南公民趙藩（國會議員）等人的名義，通電各省，舉唐繼堯爲雲南都督。這便是雲南脫離北京新華宮羈絆，宣告獨立自主的第一聲。在那篇時今幾將湮沒的通電裏，曾有如下感人至深的警句：

「唐公與民國共存亡，吾滇千七百餘萬人，誓與唐公共生死！此爲吾滇真確民意，不容元惡假借！」

當時，會場上歡聲雷動，有人被感動得熱淚沾襟，泣不成聲。却是，唐繼堯將軍一心領軍出征，他還在謙讓不遑的說：

「本人前曾率師出征，略有經驗，此次討逆，尤願躬赴前敵，身先士卒。松坡先生辛亥舉義，功在雲南，今且遠道來滇，共同首難，盛情可敬可感。雲南都督一席，理應推請松坡先生擔承。」

蔡松坡先生聽了，馬上就站起來說：

「雲南誠然是兄弟舊遊之地，可是近兩年來，在北京頗覺清閑，此次正想利用出征的機會，鍛鍊身體。而且黃廣先生是現任將軍，理應推爲都督，坐鎮滇中，以資策畫全局。」

於是，唐繼堯力辭不已，蔡松坡謙謝再四，雙方禮讓，相持不下，使與會人士左右兩難，莫所適從。最後，蔡松坡熱淚盈眶，用激動的語調，這麼樣的說了：

「雲南首義，確實是孤軍犯險，唯」的求勝之道，厥在引起全國的同情，得道者昌，斯求多助。黃廣先生身爲封疆大吏，他若率師出征，唯恐不但不能獲致預期的效果，反而予人以啓釁侵略之嫌，往歲援川已有疵議，今再自出，必爲袁賊挑撥反間。至於對內而言，則黃廣先生主滇已久，軍民擁戴，願爲效死，實亦不宜紛更，弄不好動搖了根本，那才叫得不償失哩！」

蔡松坡的這一席慷慨陳詞，使與會人士無不領首贊可，欣然接受。即連唐繼堯將軍也唯有姑從衆意，不再堅持。所以當時約法三章：

一、不論軍制、軍令，凡涉總攬之事，祇以雲南都督府名義行之。

二、蔡、李二總司令改爲聘任，來往文書，得用咨函。

三、對外文告，唐、蔡、李三人共同署名。所傳佈之往來文電，露佈全國之檄文，則唐、蔡

、李、任（可澄）、劉（顯世）、戴（戡）共同列名。

唐繼堯將軍的够朋友，重交情，謙光和德，屈己從人，即此一事，已可見其大概。當年護國軍三傑公忠體國，雍容揖讓之風，不僅堪稱當代豪傑，軍人楷模。如今回想，他們所表現的胸襟磊落，心地光明，即令古今中外，亦罕見其儔。我常時說，非蔡、李不能見唐之偉大，非唐不能成蔡李之豐功。

我爲什麼要這樣說？因爲，護國軍興，民國再造，事隔多年以後，曾有人問李烈鈞先生：

「當年雲南首義，究竟是唐主動，蔡主動，還是先生你主動？」

謂李主動，是因爲李烈鈞先生早蔡松坡先生四日抵達昆明。

李烈鈞先生的回答，快人快語，痛快淋漓，頗具至理。他說：

「幹大事的，恥言功利，不過是非真假，不可不明。當年雲南首義，如果不是唐先生主動，他就不會讓我和松坡進雲南去。即使我們貿貿然的闖進去了，他也可以把我們縛而囚之，獻給袁逆。唐先生祇要肯於這麼做，他立將發大財（當時袁世凱的懸賞高達三百萬），封親王。所以我必須在此強調，設若當時唐先生不是早下決心，預有準備，我和松坡到達昆明前後僅祇一週之前，馬上就能大軍陸續進發，草檄討袁，佈露天下，那怕是演一齣戲也嫌急促，居然還會是真刀真槍的幹起來哩？世間沒有這種容易事，所以我說，即使再蠢的人，也能把當時情景判斷得清楚明

白。雲南首義這一個緊要關頭，當然該以唐先生居首功，擔重任。我和松坡，不過是遠道而去，適逢其會。承蒙唐先生不棄，讓我們幫同他共襄義舉，認真要在民國的功簿簿上記一筆，那麼，就該數唐先生功居第一，松坡次之，至於我哩，確實是毫無功績。」

革命軍人風範，令人感佩不已，想當年三傑誓生死，相得益彰，這才獲得了討袁護國之役的最後勝利。我敢於說，護國三傑正以其精誠團結通力合作，才能導致驚天動地的大成功。

三千之衆則實兩萬

由於民國六年七月，中華書局印行的「松坡軍中遺墨」，第十六和十九頁上，載有蔡先生親筆開列的「張編制表」，一份算式，相加的總數是三一三〇。於是便有人誤以爲當年蔡先生率領入川的僅祇有三千一百卅人，教科書上說三千之數，即由此以訛傳訛，而以三千之衆，力抗袁世凱集中於四川境內的十萬雄師，把蔡先生的用兵形容爲神出鬼沒，滇軍的威力則如天兵天將。相反的，便指責唐繼堯將軍支持蔡先生不力，祇給他那麼一點兵，那麼一點錢，命他赴湯蹈火，去跟三十倍之敵作戰。

倘若細看那張表時，便知三一三〇之數並非蔡先生所部的兵額，因爲第一那張表並不完全，係蔡松坡信筆所記。其次，表上列的有爲人數，有爲槍支的數目（護國軍械彈缺乏，向未能人手一槍）。例如顧梯團王支隊楊支隊之下，明明註有晏利夏三五〇支，楊隊九子二七〇支，祿支隊

王營九子二百支，楊營新六八槍一八〇支，總數爲一千。但據確實統計，先後入川滇軍人數最少一萬六千人，槍枝最少在一萬三千枝左右，所記一千之數絕對錯誤，勿庸置疑。

除此之外，則又有一點唐繼堯早在李、蔡抵滇之前，即已進兵討袁的明證。那便是在上述表列的顧、趙兩梯團四支隊，和獨立的金、張兩支隊、警衛隊、軍警隊而外，先於四年十二月九日，入川大軍左翼第一梯團劉雪峯的兩支隊即已出發。劉雪峯梯團出昭通取敘府，擔任蔡松坡的左翼，此外還有戴戡領黔軍熊其勛一團，並由殷承勳率領華封歌（滇軍）一支隊（團）出松坎、攻綦江、重慶爲右路。所以，蔡松坡統率入川的護國一軍總兵力是一師一旅，外加黔軍兩個團，約莫有兩個師的實力，官兵總數應在兩萬人左右。

然而舉義當時，雲南全省的兵力，一共祇有兩師一混成旅，憲兵一隊。西南邊陲普洱等地獨立步兵十餘連，普防獨立步兵一營，警備隊九十三隊。雲南地方那麼大，西南兩面又與印度、緬甸接壤，邊陲戍防部隊是絕對無法抽調的。而全部兵力兩師一旅之中，除了蔡先生帶去一師一旅，唐繼堯將軍又以兩個梯團編爲第二軍，交給李烈鈞先生率領出桂入粵。唐將軍自己的第三軍，便祇剩下拼湊而成的一個梯團（旅），和一支臨時編組的先遣縱隊，連這一支小小的隊伍都因戰況緊急，不能留在雲南，而在稍後不久，進入貴州，和黔軍會師入湘，力抗袁世凱派來的北洋第六師馬繼增、第二十師范國璋、第七混成旅唐天喜等各部大軍。

把這筆賬一算，顯而易見，護國軍興之際，唐繼堯在昆明唱的是空城計，幾乎所有的部隊都派出去了。而在戰事進行期間，他一面還得陸續編練新兵，增援前線，一面又要保境安民，鞏固後方基地。而袁世凱則早已偵知滇中空虛，所以他接二連三，向雲南發動奇襲。先則派龍觀光爲雲南查辦使，假道桂西，直拊昆明，繼又由龍觀光之子龍體乾，用土豪劣紳的力量，勾結土匪，糾衆逾萬，擾亂南防，三則由四川督軍陳宦唆使巨匪楊春芳部，由川邊直薄雲南省城。三度奇襲，都由唐將軍率領軍民，力戰退却，當時雲南護國軍基地形勢之危險，戰況之激烈，較之川、湘、桂、粵前線，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偉哉唐繼堯，不啻一身都是膽！

據我所知，唐繼堯將軍撥給蔡松坡先生的部隊，都是滇軍的精銳，向爲唐將軍視同子弟兵看待。蔡部將校，幕僚更是濟濟多士，往後成爲叱咤風雲的名將者，大有人在。例如趙又新、顧品珍均係一時之選，其參謀長羅佩金，秘書長周鍾嶽，尤爲出色。

現隸匪幫的朱德不過是「名支隊長、後來被國父任爲滇軍總司令的楊希閔，軍長楊池生，楊如軒都還在當營長。這一支部隊，可謂唐繼堯督滇的基本部隊，不但軍械最優，而且攜帶軍餉，除其他補給外，一提及是雲南中國銀行庫存的一半，銀元百萬。當蔡松坡在瀘頻作將伯之呼，梁啓超在滬，爲蔡氏請款三百萬，說什麼「自滇出發以來，僅領滇餉兩月，半年來關於給養上，毫無補充，以致衣不蔽體，食無宿糧，每月伙

件，以圖息爭。這八項條件是：

一、袁大總統仍居其位，實行責任內閣制度。

二、慎選議員，開設國會。

三、明定憲法，憲法未定之前，適用民國元年約法。

四、懲辦禍首。

五、各省及中央軍隊須以全國軍隊按次編號，不分畛域。

六、去冬之各省將軍，巡按使悉仍其舊。

七、滇事後派赴川湘方面北軍全行撤回。

八、開放黨人。

閻錫山先生並謂：

「據馮的巧電（四月十八日）中說：這八項條件未向各省電問以前，他已秘密商得黎元洪（副總統）、徐世昌（國務卿）、段祺瑞（參謀總長）、王士珍（陸軍總長），以及蔡錫（護國一軍總司令）的同意，於是大多數省份均覆電表示同意。」（註：括弧內均筆者之註）。

蔡松坡同意袁世凱仍居其位，此一「出爾反爾」，置天下輿情公論於不顧的駭世驚俗，親痛仇快主張，竟然出之以蔡松坡之口，確使大義凜然的唐繼堯尷尬萬分，進退失據。因為，蔡松坡早已訂立了如此這般的停戰協議，始終不曾向唐氏報備，所以唐氏一本初衷，仍然保有「漢賊不兩立」的嚴正態度。當袁世凱在舉國怒吼退位聲中，鮮廉寡恥，利令智昏，不惜宛轉哀鳴，苦苦懇求保全其北洋總統之名位，唐繼堯則整軍經武，積極準備軍事，他將護國軍由兩師一旅，迅速擴充

為八個軍，決心乘全國民心復蘇，北洋勢力急降，於是大舉北伐，犁庭掃穴，將北洋軍閥徹底剷除，使中華民國臻於富強康樂之境。與此同時，唐將軍正告全國同胞，指出以次三點：

一、袁氏取消帝制，仍不免叛國之罪。

二、除非袁氏退位，我國政治社會，必永無刷新改進之望。

三、無論自對內對外關係而言，袁氏必不得復為總統也。

下列三事國命攸關

同時他提出三項正大光明，尤其聲明「繼堯等一致決心，必求達此目的」的具體意見——

一、袁氏即時退位，聽候組織特別法庭裁判。

二、援照約法，要請副總統黎公繼任大總統。

三、從速召集袁氏非法解散之國會議員，重謀建設。

唐繼堯將軍在這「封通電各省的電文中，尤曾不惜以破釜沉舟，背水一戰的激越言詞，說道：

「……以上三事，國命所關，繼堯等一致決心，必求達此目的。各省軍民長官，觀變沉機，早有成竹，出言有鼎呂之重，厝國於磐石之安，正此時也。各界團體，久積義憤，諒有同心，並乞一致主張，以期早日解決，如天之福，民國實利賴之。」

「嗚呼，居遼蹈海，匹夫之義可師，取義成

仁烈士之目未瞑。繼堯等夙愛和平，非樂禍亂，區區救國之意，萬不獲已，未敢自惜其頂踵，必能見諒於國人。用敢瀝心瀝血，縷晰以陳，不勝迫切待命。」

觀諸蔡松坡所曾同意的八條件，與乎唐繼堯義正詞嚴的三點意見，豈不是南轅北轍，大相逕庭？大丈夫立身處世，道義為先。故所以，唐繼堯將軍遂而不惜一再嚴正聲明其立場，並且甘冒友誼破裂之危險，以國事為先，正告國人：蜀中兩帥所定之約，祇能以局部為限。當時事態緊急，他已顧不得這個牽強已極，竭力彌縫的說法，實難盡如人意。

這是唐繼堯將軍第一次為蔡松坡揀上了黑鍋。

緊接着，又發生了第二次尷尬事件，唐繼堯將軍再也不會想到，蔡松坡的停戰協議條款竟會如此其多。擁袁不成，居然會繼之以擁段。這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

記述這一頁史實，筆者仍願根據閻錫山先生「早年回憶錄」第四章，所作如下的一段記述：

「……蔡錫率師北進，與對方曹錕、張敬堯軍戰於四川、重慶、瀘縣、宜賓之間，一則後方彈藥不濟，一則曹、張軍頑強抵抗（筆者注：曹軍在瀘作戰者為吳佩孚的第六旅，係北軍最驍勇善戰之師）。蔡軍因糧彈不繼，已入困境，因其參謀長（此時羅佩金，已升為第一軍左翼總司令，此參謀長，係另一新參謀長，而非羅佩金），派其前往試探停戰。張彼時亦不願打到底，因打到底，袁即成功了，蔡提出停戰，正合張意，乃允

其請。但提出袁倒之後，蔡須出面擁護，以此密契爲停戰之條件。起初蔡不願承認，後經人勸說段之出處並非一擁可定，何必斤斤計較於此，蔡始權予承認。比至袁氏薨折，蔡錫果與張敬堯等聯名拍發庚（七月八日，亦即黎元洪繼任大總統的後兩日）電，主張由段出任總統，以挽危局。」

筆者當時正在上海，因任唐繼堯將軍的京滬代表，而多方探詢消息，參與密勿。閻錫山寫的這一段我知之甚驗，而且深知確爲實情，但是筆者仍願列舉其他業已形諸文字，輯印成書的著作，有以證實。民國六年四月出版，曾任軍務院護國軍總司令、唐繼堯將軍的參謀長，庾恩賜先生所著的「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」一書，其中有曰：

「嗣後袁氏殂喪，黎公（元洪，筆者注）乃於七月六日正式就總統職，吏民悅服，友邦親信，（惟北軍統將張敬堯心不自安，通電京外言：『黎公係代行，推段公祺瑞爲大總統』，電末私以蔡公（松坡）領銜，並列護國軍諸將名（屬第一軍者），文中又有蔡松坡君、蔡君等字樣，且所列銜名亦概行錯誤。唐公（繼堯）知係張氏所爲，飛電蔡公及諸將領，致電京外更正。蔡公接電即通電聲明，實未與聞不負責任。諸將則謂：『現隸蔡公麾下，凡對於大局主張均由蔡公主持，佩金（即第一軍左翼總司令）等惟知服從命令，未敢越職出位，妄爲論列，以乖服從之旨，而杜軍人干涉政治之漸。』滇國會議員張大義等，同時亦代諸將登報更正。段公（時任內閣總理的段祺瑞）復電敬堯，嚴加申斥，自後國中遽無有

敢持異議者。是誠民國絕續存亡之一大關鍵，而唐公及首義諸賢之抱定宗旨，力持正論，推戴黃陂（黎元洪，黃陂人，世稱黎黃陂），尊國法而治人情，皆可垂諸萬萬世也。」

庾恩賜先生的這一部：「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」，曾由黎元洪、唐繼堯、章太炎（炳麟）、趙藩（國會議員，雲南大老）、李根源諸氏作序，一向被人認爲堪作信史。

是非毀譽何縈于心

由於蔡松坡和張敬堯以蜀中停戰協定的雙方協議，自失立場，視顏事仇，一擁袁世凱，二擁段祺瑞，兩皆不成。密約內容的洩露，一再引起軒然大波，鬧得舉世皆知，咸表痛惜。在蔡松坡看來，這當然是唐繼堯對他不表支持又不曾顧到他的情面。就唐繼堯而言，蔡松坡不過是五省合組的護軍院之下，雲南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而已，他怎能擅專越權，大膽作了如此重大的承諾。倒袁而再擁袁，跟北洋軍血戰數月而復擁護北洋巨擘出任來路不明的大總統，普天之下寧有是理？這是關係國家大局的問題，他身爲首義都督，軍務院撫軍長，就無法顧及私人的情誼，而不得不作嚴正的聲明，一正天下視聽。

於是，無法挽回，而又極其遺憾的，通力合作，密切無間的唐、蔡兩公，自此距離越來越遠。

但是唐繼堯却自始至終，對蔡松坡從無惡言相向，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，和唐繼堯的主張完全融合。蔡松坡則膺任川督，不久便因喉疾嚴重

，赴日就醫。五年十一月七日蔡松坡病逝於日本福岡醫院，得年三十五歲。唐繼堯在昆明爲之舉行追悼大會，他曾向蒞會各界發表了一篇重要演說，略云：

「松坡爲國盡瘁，病歿日本，實爲國家之一重大損失。雲南起義，係由孫中山先生提倡，吾滇自主爲之，外間不察，有謂爲松坡主動，雲南係被動者，此一不符事實的說法，今日願在松坡的靈前，有以糾正。」

「雲南首義之前，孫先生即已迭派董福開、呂志伊先後來滇，有所策劃。起義之初，本人立派李宗黃駐在京滬，連絡各方，首先即向孫先生及國民黨負責人請示機宜，通力合作。因此，討袁護國之役主動者爲孫中山先生，毋庸置疑。至於本人與松坡、烈鈞，均係承教奉令，躬冒矢石而已，斷不能奪孫先生發蹤指示之功。不過本人與松坡迭共患難，吾滇對於松坡之英年長逝，尤應表示非常之哀悼，並須爲之立祠，以示崇功報德，永誌不忘。諺云：『一生一死，交情乃見』，是非毀譽，吾人實不必縈之於心。」

是非毀譽，在所不計，五十多年來，雲南人恪遵唐公繼堯當年的演說，拳拳服膺，奉行不懈，而對於梁啓超的歪曲史實，信口雌黃，以爲是非自有公論，公道自在人心；尤其其中破綻，不一足，除我在外親身經歷，深抱不平，迭在重慶、南京中央總理紀念週、迭次報告稍加糾正外，也很少人予以詳加論列，嚴予斥責。故自來臺灣以後，照舊發現各種史料，各級教科書上，依然採納梁氏的前後矛盾之說，不符事實之作。這才悞

然悟及長此以訛傳訛，事實將愈久愈晦，歪曲淆亂，勢所必然。竊雲南以鐵血換來之名譽是小，貪天之功以爲己力，欺國欺民變更歷史之罪實大。所以雲南人也好，其他各省人士也好，再也不能自甘緘默了。於是我們曾遍邀在臺之參加雲南首義護國各省人士，執筆爲文，詳述護國一役真實經過，輯印「雲南起義擁護共和五十週年紀念特刊」，印贈各界，備作參考，而資修正。

起先以爲教育部，教育廳負責編審各級學校教科書的諸先生，會得採納這許多身歷其境者所提供的信實史料，將各級教科書中關於雲南首義史實的謬誤部份，據實更正。然而事隔二年，教科書中的錯誤依然不改，所以筆者乃在五十五年七月三十日，致函國立編譯館，並將副本抄送教育部、廳，備述雲南首義史實不符之處，請予修訂，以明是非、定功過、嚴褒貶，貫徹史家公、信、嚴的精神。這一封公函去後，國立編譯館倒是作了一次初步修改，可惜仍未完備，錯謬仍多。於是筆者又和當年首義同志之一，監察院副院長張維翰兄，聯名再函該館陳述史實全文，其後所得到的答覆是，允於下次印刷時再予修訂。五十七年國民教育頒佈新法，所有教科書責由教育部直接編印。維翰兄和我除再函教育部請予修訂外，一面由筆者就發表回憶錄之便，特撰本文，就教於邦人君子之前，一面已遍邀在臺雲南中央級民意代表，繼續向有關方面呼籲，總期能將一錯半世紀有餘的重要再造共和革命史實，糾正過來。庶幾不負當年首義之役，拋頭顱、洒熱血、長眠地下的諸先烈。

建築物機器設備總滙！

總代理技術合作

本公司為日本日立製作所臺灣地區總代理
並與之技術合作專營大樓、廠房、醫院等
各大建築物之一切機器設備及工程承攬。

營業項目：電梯、自動扶梯、送菜機，電動停車設備
中央系統式各型冷氣設備及窗型，箱型冷氣
機發電機、自動門、製冰機，水電工程承攬

總公司：臺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69號

電話：549719 551271 (10線)

臺中分公司：臺中市平等街41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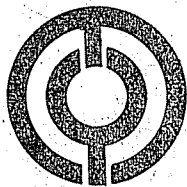
電話：92005

高雄分公司：高雄市七賢二路105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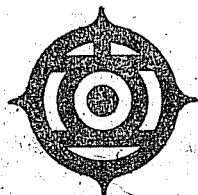
電話：231300

新莊廠：臺北縣新莊鎮新樹路90號

電話：907441 (2線)



永大



日立

永大機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
日本東京 日立製作所